

眉笔绘尽梨园色

初心不改 执妆人

□毕菊玲/口述 马佳威/整理



毕菊玲帮助演出《大登殿》的演员戴帽子。

我叫毕菊玲，今年77岁了，住在鄞州区百丈街道朱雀社区。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我这一辈子，没离开过戏曲后台，没放下过手里的眉笔和油彩。

在我的家中，有四个分得清清楚楚的京剧专用化妆箱，油彩、眉笔、粉扑、胭脂、勒头带这些家伙事儿，分门别类摆得整整齐齐；还有一套珍藏多年的旦角头面，珠翠满头、精致华贵，我每次出门给演员执妆，光是主角的头面饰物，就能塞满整整一个行李箱。

这些东西陪着我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，哪怕年纪大了，我也不舍得放下，只要还能拿起眉笔，我就想守着这方小小的化妆台，把这份戏曲情一直续下去。

1 生于梨园长于戏，一朝转身赴后台

我是实打实的梨园子弟，这辈子与戏曲的缘分，早已刻进骨子里。爷爷唱了一辈子昆剧，婉转唱腔、锣鼓胡琴，是我童年最熟悉的声响；父亲曾是宁波京剧团团团长，毕生心血都倾注在京剧事业上。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，我自幼便痴迷戏台，看着台上旦角水袖翻飞、唱腔悠扬，一心想成为万众瞩目的角儿。

十余岁时，我如愿考入戏剧学校主攻旦角，满心都是登台梦想，盼着好好练功，站在聚光灯下绽放光彩。可命运的转折猝不及防，京剧团里资深化妆师突然病倒，剧团陷入人手缺口。大家都嫌弃化妆是伺候人的工作，无人愿意接手。这时有人向时任团长的父亲提议让我干，于是父亲把我从戏曲学校调入京剧团，执意让我放下登台念想，转行补位学化妆。

多年舞台梦破碎，我躲在屋里哭了好几天，满心不甘与委屈。可看着父亲坚定的眼神、剧团焦急的模样，我终究擦干眼泪，接过眉笔与油彩，一头扎进无人关注的后台。

初学化妆时我手艺生疏，还闹出过大纰漏。一次正式演出，我因头面固定不牢，演员登台做身段时，整套头面滑落，直接打乱演出节奏。尽管演员毫无责怪，我却满心自责羞愧，暗下决心要把这门手艺练到极致，绝不再辜负他人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戏剧改革浪潮袭来，现代戏成主流，传统京剧演出锐减，我无奈离开剧团，进厂从普通工人做起，后来成为质检员。可心底对京剧化妆的热爱从未熄灭，我心想既然做了就要做到最好，下班后、休息天我总泡在票友圈，无偿为大家上妆。妆台成了我的战场，闲暇时间全用来琢磨技巧、打磨手艺，从未间断练习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的手艺日渐精湛，在宁波票友圈声名渐起，不少人点名找我执妆，就连浙江“名票”钟强老师也专程指定我上妆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未离开京剧业余舞台，早年奔波于市工人俱乐部、各大京剧社团。街道汇演、电视台戏曲录制现场，总能看见我执妆的身影。

2 一笔一画皆匠心，方寸妆台练真功

在外人眼里，戏曲化妆不过是涂脂抹粉、简单勾勒，没什么技术含量。可只有真正深耕这行的人才懂，京剧化妆是一门容不得半分敷衍的严谨手艺，更是藏着门道的大学问。在我心里，京剧化妆讲究形神兼备，不光要妆容精致好看，更要贴合角色身份与性格，画出人物的精气神，每一道工序都有老章法，每一笔勾勒都藏着真功夫。

业余执妆大半辈子，我从来不敢偷懒。给主角做全套妆造，从打底色到佩戴头面，整套流程至少要两个小时；就算是配角，也得花一个多小时精雕细琢，绝不能应付了事。早年剧团演出任务繁重，一场大戏好几个角色要上妆，我经常提前大半天赶到后台，从清晨忙到开场。打底色、勾眉眼、绘脸谱、勒头带、贴片子、戴头面，十几道工序一环扣一环，一道都不能少、一点都不能错，全程必须全神贯注，手里的笔稳得住，才能不耽误演员表演、不影响舞台效果。

因为业余演员头上没有“功”，这其中最考验功力的，就是勒头带。人的头部穴位多，松紧、位置、力度都大有讲究：力度偏紧、位置稍偏，演员就会头晕恶心，整场戏都没法演；力度太松，头面戴不稳，登台又容易出纰漏。每次勒头，我都会一边操作，一边问演员感受，反复微调，既要牢牢固定头面，又要让演员觉得舒适。在我看来，化妆不只是完成造型，更是让演员带着最佳状态登台，把最好的表演献给观众，这是我作为化妆师的本职。

对我而言，化妆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工作，而是一辈子的学习与热爱。干这行就得活到老学到老，不能固步自封。每逢名角来宁波演出，我从不留恋坐在台下看戏，而是扎进后台，蹲在一旁细心观摩名家化妆、包头的技巧，把每一个细节记在心里，回去反复琢磨练习。

如今时代在变，戏曲妆造也有了新要求。每次演出前，演员都会发来名家视频、照片，指定想要的妆造效果，这种“点单式”需求是信任，更是压力。我不敢懈怠，对照照片反复研究，结合传统手艺灵活调整，力求让演员满意。也正是这份执着，让我七十多岁仍保持学习劲头，老手艺不能丢，但唯有与时俱进，才能走得更远。

3 半生热忱付梨园，唯盼手艺有传承

掐指一算，我在业余戏曲后台守了六十多个春秋，把最好的年华、最深的热爱，全都献给了这方小小的妆台。看着化妆工具、珍藏多年的华贵头面，我心里满是感慨：这些老物件陪着我走过风风雨雨，见证了戏曲的兴衰起落，更承载了我一辈子的心血。

这些年，戏曲文化日渐式微，喜欢传统京剧的年轻人越来越少，京剧化妆这门老手艺，面临严峻的失传危机。家里的兄弟姐妹、儿女，从小看着我与戏曲为伴，却对京剧提不起半点兴趣，更不愿静下心来钻研这门枯燥繁琐的手艺。我加入繁星票房已经20多年，一个票房的大小演出，不仅要包揽演员化妆，有时候遇上临时演员空缺，还得换上戏服上台救场，一台戏身兼指导、化妆、演员三职。业余干化妆就是这样，生旦净末丑这五个行当，常演剧目中的妆造大体都要懂都要会，有时候还要指导演员穿戏服，虽说累得腰酸背痛，可只要能让我戏曲顺利演下去，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。

至今仍记得一次难忘的经历：当时我受邀为参赛老师们化妆，一旁初学化妆的小姑娘给一位越剧老师上妆后，对方当即面露不满，言辞激烈地指责妆容难看，甚至扬言要退出比赛，几句话把小姑娘骂得梨花带雨、手足无措。看着孩子委屈落泪的模样，我实在于心不忍，便主动跟越剧老师搭话，坦言自己手头的京剧妆造即将收尾，还有富余时间，可以帮她重新打造妆容。老师欣然应允，待妆容完成后，她对着镜子反复端详，连连称赞妆造精致贴合、尽显戏曲神韵，很是满意。

这些年，我陆续带过几个徒弟，但是种种原因他们都没有坚持下去。如今的年轻人大多向往台前风光，觉得幕后化妆又苦又累、耗时耗力还没名气，根本沉不下心钻研。偶尔有慕名来学的，也多是三分钟热度，练不了几天便半途而废。我想过“退休”，但是票房头头们都极力劝说我继续干下去。

每每谈及此事，我满心都是惋惜。我清楚，眼下宁波专业从事京剧化妆的匠人屈指可数，这门沉淀岁月匠心的老手艺，正在慢慢被人遗忘。看着陪伴我一辈子的头面、工具，件件都是宝贝，件件藏着戏曲韵味，我实在舍不得它们被尘封。我此生最大的心愿，便是希望京剧事业能蒸蒸日上、薪火相传，京剧化妆这个行当能够永远延续下去。